#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模板11篇)

来源：网络 作者：暖阳如梦 更新时间：2024-04-15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观书...*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篇一**

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

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

香的皮肉透出冰雪晶莹之色，就是藐姑射山的仙人也不如她美丽。成都出的新花样的蜀锦，不适合她。特地穿上日家常朴素衣服。

上片以姑射山上的仙子相比拟，“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在词人眼中，爱妻闰之的肌肤像冰雪一般洁白细嫩，而且随时散发着微微香气，有如神话中姑射山中的神女，但是神女似乎还赶不上闰之的美貌。“不似伊”三字，倾尽了词人对闰之的钟爱之情。下文则从内在品格上着力渲染闰之的勤俭质朴，但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她穿着打扮的外表上落笔，显得句法生新：“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在濯锦江边生产着各种花样翻新的锦缎，但是，这对闰之是不适宜的，她平时所穿的都是些寻常的淡薄衣衫。词人在后来写的《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曾这样高度评价闰之的品德道：“妇职既修，母仪甚敦。”可见，闰之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典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词人对闰之的感情愈加笃厚。

下片进一步描绘王闰之的清心寡欲和雍容睡态，愈加令人惜爱。“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而下文“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则转向了词人自己，他以西汉风流才子东方朔自喻，说他当时热恋着王闰之。末句是用《汉武内传》典，以此末句之“爱被西真唤作儿”，显得极其生动亲切。“儿”字是一种亲昵之称，从西王母神仙口中唤出，不仅活灵活现，犹如目前，而且抬高了词人存在的现实价值，颇有自许傲世的味道。再从《汉武内传》叙述东方朔的毕生才干和曲折遭际来看，似蕴含了词人的身世之感，正影射出曾在朝中反对新法而屡遭贬谪和“补外”的坎坷经历。由于他的反变法是光明磊落的，是“此心耿耿，归于忧国”的，故他有着自信、自傲的心态。这也符合词人“外迁”任杭州太守时的心绪。

这首词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继妻王闰之的外貌形体美和内秀品格美的形象。全词清新婉丽，明净流美，用典寓意，自然高迈。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篇二**

曹组

洗妆真态，不作铅花御。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黄昏院落，无处著清香，风细细，雪垂垂，何况江头路。

《蓦山溪·梅》译文

仿佛洗去铅粉的美人，天生丽质，无须修饰。在竹丛外横斜一枝，宛如一个美女，在天寒日暮时分孤芳自赏。黄昏时的院落里，清清的幽香何人懂得。何况在村外江边的路上，寒风吹过，飞雪茫茫，景致难以言状。月光下疏影轻如梦，犹如美人在深深沉入梦境。当梅花将要结子时，又是连绵一片的烟雨。梅花孤芳自傲，只令人产生无穷的愁和情。我深情地询问梅花，你可知道，我全都是为了你，日日夜夜惟悴消瘦。

《蓦山溪·梅》译文二

洗却胭脂铅粉，自有天然态度。一枝疏梅斜出竹外，有如佳人绝代，天寒日暮独倚修竹。黄昏院落，幽芳都无人赏，风细细，雪垂垂。更冷落了江头梅树芬香。

《蓦山溪·梅》注释

蓦山溪：词牌名。又名《上阳春》、《蓦溪山》。《清真集》入“大石调”。双片八十二字，前片六仄韵，后片四仄韵。亦有前片四仄韵，后片三仄韵者，列为别格。

洗妆真态：洗净脂粉，露出真实的姿容。铅花御：用脂粉化妆。铅华：脂粉。御：用。此处作涂抹、修饰讲。

竹外一枝斜：用苏轼《和秦太虚梅花》：“江头千树春欲阁，竹外一枝斜更好。”

天寒日暮：杜甫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无处”句：意谓无人欣赏。

“风细细”三句：意谓在风雪之中江边的梅花更没有人来挹其清香。

廉纤：细微，纤细，形容连绵不绝。韩愈《晚雨》诗：“廉纤晚雨不能晴，池岸草问蚯蚓鸣。”

供断：供尽，无尽地提供。东阳：南朝梁沈约，曾东阳守。

东阳：指南朝梁曾任东阳太守的沈约。因不得志瘦损之事，此处喻作者自己。

《蓦山溪·梅》赏析

这是一首咏物词，用拟人的手法描写梅的孤傲独立，暗喻作者高风亮节的自我人格。

上片咏梅，写梅的姿态妖娆和高傲独立。“洗妆真态，不作铅花御”写梅的天然本色，不用胭脂花粉来装扮，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感。“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写梅的姿态，运用了拟人的方式，梅花从翠竹中斜伸出一枝来，就像一位幽独的佳人在天寒日暮时分，倚靠在修竹旁边。接下来“黄昏院落”五句承上句，写黄昏时分，无论是在院落里，还是寒风吹过白雪茫茫的江边之上，孤芳自赏的寒梅，始终发出阵阵的清香。这是对梅高洁品性的进一步赞美，也暗含了对仁人志士高尚品质的歌颂。

下片写由梅而抒情。从月下梅花做梦说起，“月边疏影”二句化用林逋咏梅的名句“疏影横斜”、“月黄昏”来写在月光下，梅影稀疏，凄清无比，如同美人正进入那叫人销魂的梦境一般。“结子欲黄时”四句是写花落结成梅子，将要变黄时，又要下连绵不绝的细雨了。尽管梅不停地遭受雪和雨的摧残，但她依然独立绽放着花朵，清高绝俗，让人产生敬佩之情。结句“消瘦损，东阳也，试问花知否”，词人自比东阳，已经日渐消瘦了，还戏问花儿，尤显得超尘脱俗，潇洒飘逸。

全词以清丽委婉的笔墨，细腻的笔触，咏叹了梅花的清芳做骨，表达了作者对高洁的梅花的赞赏之情，也带有一种期待被人赏识重用的渴望。

《蓦山溪·梅》鉴赏

这首咏梅词，上片写梅花品格之高洁，下片写赏梅者情怀之抑郁，是古诗词众多咏梅之作中的一篇佳作。

开头“洗妆真态，不假铅华御。”说明作者意在直接写梅，而不用铺排衬托。正如俞陛云先生所说：“此调佳处，在不用侔色揣称及譬喻衬托，而纯在空处提笔描写。”第二句，接着写梅花的：“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一连化用苏轼、杜甫诗句：“竹外一枝斜更好。”“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接着，写黄昏院落，处处“清香”，“风细细，雪垂垂”，一幅梅风雪景图，展示在读者面前。李攀龙在《草堂诗余集》中说：“白玉为骨冰为魂，耿耿独与参黄昏。其国色天香，方之佳人，幽趣何如？”

下片抒情，写赏梅人即作者本人的抑郁心情。用月下“疏影”、“梦魂”、“细雨”，造成了一种令人抑郁的气氛。末四句，作者将自己比作南朝宋大臣沈约。沈约为文学家、史学家，曾为东阳太守，参与萧衍代机密，后为衍所嫉忌，忧郁而死。作者将自己与梅花、沈约视为一体：认为自己“孤芳一世”，唯有花知，而故以问花作结，词笔十分生动。正如沈飞际在《草堂诗余正集》中所说：“微思远致，愧黏题装饰者，结句清俊脱尘。”

《蓦山溪·梅》创作背景

孙惟信以祖荫调监，不乐弃去。一榻外无长物，躬婪而食。此词写于词人一直无人赏识，内心愁闷悲伤恰好看到白雪茫茫中的梅花之时。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篇三**

满江红·怒发冲冠

作者：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啦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译文

我在京城小住时日，转眼间就又到了中秋佳节。篱笆下面的菊花都已盛开，秋色明净，就像刚刚擦洗过一般。四面的歌声渐歇，我也终如汉之破楚，突破了家庭的`牢笼，如今一个人思量着在浙江时那八年的生活况味。他们苦苦地想让我做一个贵妇人，其实，我是多么的不屑啊！

今生我虽然不能身为男子，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的心，要比男子的心还要刚烈。想想平日，我的一颗心，常为别人而热。那些俗人，心胸狭窄，怎么能懂我呢？英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难免要经受磨难挫折。在这莽莽红尘之中，哪里才能觅到知音呢？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赏析

上片写作者悲愤中原重陷敌手，痛惜前功尽弃的局面，也表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壮年立功的心愿。

开头五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起势突兀，破空而来。胸中的怒火在熊熊燃烧，不可阻遏。这时，一阵急雨刚刚停止，词人站在楼台高处，正凭栏远望。他看到那已经收复却又失掉的国土，想到啦重陷水火之中的百姓，不由得“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怒发冲冠”是艺术夸张，是说由于异常愤怒，以致头发竖起，把帽子也顶起来啦。“怒发冲冠”，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愤怒的感情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作者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的结果。“壮怀激烈”！啸是蹙口发出的叫声。“壮怀”，奋发图强的志向。他面对投降派的不抵抗政策，真是气愤填膺，“怒发冲冠”。岳飞之怒，是金兵侵扰中原，烧杀虏掠的罪行所激起的雷霆之怒；岳飞之啸，是无路请缨，报国无门的忠愤之啸；岳飞之怀，是杀敌为国的宏大理想和豪壮襟怀。这几句一气贯注，为我们生动地描绘啦一位忠臣义士和忧国忧民的英雄形象。

接着四句激励自己，不要轻易虚度这壮年光阴，争取早日完成抗金大业。“三十功名尘于土”，是对过去的反省。表现作者渴望建立功名、努力抗战的思想。三十岁左右正当壮年，古人认为这时应当有所作为，可是，岳飞悔恨自己功名还与尘土一样，没有什么成就。“三十”是约数，当时岳飞三十二岁。“功名”，即前面说到的攻克襄阳六郡以后建节晋升之事。宋朝以“三十之节”为殊荣。然而，岳飞梦寐以求的并不是建节封侯，身受殊荣，而是渡过黄河，收复国土，完成抗金救国的神圣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誓将直节报君仇”，“不问登坛万户侯”，对功名感到不过象尘土一样，微不足道。“八千里路云和月”，是说不分阴晴，转战南北，在为收复中原而战斗。是对未来的瞻望。“八千”是约数，极言沙场征战行程之远。“云和月”是特意写出，是说出师北伐是十分艰苦的，任重道远，尚须披星戴月，日夜兼程，才能“北逾沙漠，喋血虏廷”（《五岳祠盟记》），赢得最后抗金的胜利，上一句写视功名为尘土，这一句写杀敌任重道远，个人为轻，国家为重，生动地表现啦作者强烈的爱国热忱。“莫等闲、白啦少年头，空悲切”，这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相同，反映啦作者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对当时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的斗争，显然起到啦鼓舞斗志的作用。与主张议和，偏安江南，苟延残喘的投降派，形成啦鲜明的对照。“等闲”，作随便解释。“空悲切”，即白白的痛苦。“莫等闲，白啦少年头，空悲切”。这既是岳飞的自勉之辞，也是对抗金将士的鼓励和鞭策。

词的下片运转笔端，抒写词人对于民族敌人的深仇大恨，统一祖国的殷切愿望，忠于朝廷即忠于祖国的赤诚之心。

“靖康”是宋钦宗赵桓的年号。“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突出全诗中心，由于没有雪“靖康”之耻，岳飞发出啦心中的恨何时才能消除（“臣子恨，何时灭”）的感慨。这也是他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原因。又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具体化啦。从“驾长车”到“笑谈渴饮匈奴血”都以夸张的手法表达啦对凶残敌人的愤恨之情，同时表现啦英勇的信心和无畏的乐观精神。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以此收尾，把收复山河的宏愿，把艰苦的征战，以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来，既表达要胜利的信心，也说啦对朝庭和皇帝的忠诚。岳飞在这里不直接说凯旋、胜利等，而用啦“收拾旧山河”，显得有诗意又形象。

这首词代表啦岳飞“精忠报国”的英雄之志，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英雄气质，表现啦报国立功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词里句中无不透出雄壮之气，充分表现作者忧国报国的壮志胸怀。这首爱国将领的抒怀之作，情调激昂，慷慨壮烈，充分表现的中华民族不敢屈辱，奋发图强，雪耻若渴的神威，从而成为反侵略战争的名篇。

满江红·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篇四**

步深幽。正云黄天淡，雪意未全休。鉴曲寒沙，茂林烟草，免仰千古悠悠。岁华晚、漂零渐远，谁念我、同载五湖舟。磴古松斜，崖阴苔老，一片清愁。

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怜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销忧。阁在绍兴，西浦、东州皆其地。

这首词中的蓬莱阁在绍兴卧龙山，为五代时吴越王钱鏐所建，是浙东名胜。公元1276年（宋恭帝德祐二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周密随即流亡，这年和次年的冬天都曾到过绍兴，从词中描写冬天的景物来看此词应是第二年冬天游览蓬莱阁时写的，表达了作者怀念故国山河的爱国忧思。词人的感受是通过登阁所见景物曲曲传达出来的。在故国沦亡的情况下，词人登临古阁，感慨万千。时值冬季，天色阴沉，雪意未休，这种凄凉的气氛很好地烘托了作者的悲凉心境。

上阕以写景为主。首句“步深幽”三字概括了进山登阁的过程。山路曲折盘桓，行人渐入幽深，“正”字领起下面两句，交代当时的天气。冬云凝重，天色昏黄，仿佛要下雪的样子。作者以阴沉的\'天气烘托自己抑郁而沉重的心情。“鉴曲”三句，描写登阁所见到的景物。鉴曲即鉴湖，唐代诗人贺知章告老时曾赐得鉴湖后终于其地。茂林指兰亭，亦在绍兴，东晋名士王羲之等曾于此赋诗咏怀，《兰亭集序》中有“茂林修竹”之语。鉴湖和兰亭都是历史上名士栖游的地方，而眼前一片萧瑟和衰败。词人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只觉“千古悠悠”。以上六句都是借环境氛围来烘托人物心理。下面“岁华晚”三句，由缅怀古迹转而抒发身世飘零的感触。登阁时已近年底，可自己仍在飘泊，而此番登临又是只身一人，尤感寂寞。“同载五湖舟”，说的是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与西施泛舟五湖的故事。自己虽然也和范蠡一样隐遁避世，四处漂泊，却是形单影孤，谁来与自己作伴？“磴古”以下三句，再从抒情转入写景。古老的石级，歪歪斜斜的老松，山崖背阳处多年积成的青苔，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悲从中来，唏嘘慨叹？结句“一片清愁”正是对此情此景的高度概括。

上阕写罢令人愁肠百结的冬景，下阕而抒发对故国山河的感怀，对宋朝大好江山丧失的痛惜。下阕首句以换头用“回首”带起三句，述说流亡岁月中对故乡故都的刻骨思念。“几”，几番、多次，极言其频繁。“魂飞西浦，泪洒东洲”两句，情感深切而发语警挺。西浦、东州都是绍兴地名。周密祖籍济南，长期寓居吴兴，故将江浙一带视为第二故乡。在江山易主、国土沦亡的岁月中，词人日夜思念故国故土，多少次词人梦里回到故国，不禁眼泪洒遍越中山川。但此时登阁眺望，颇像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登楼，看到故国山川、园林已今非昔比，不禁忧思万端。以上六句，极写望归心切，而又深叹家园沦亡。由此逼出“最负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二句点题的话，集中抒发了国破家亡的巨大创痛。秦鬟，指美如髻鬟的秦望山，在绍兴东南。妆镜，指清如明镜的鉴湖水。这里采用艳丽的词语极力铺陈山川的美丽，意在反衬亡国的惨痛。江山如此娇美，为什么偏在她惨遭蹂躏之后才来游赏呢？词人痛心疾首，悲愤填膺，以至山容水态，，无不染上深深的哀愁。词情发展至此，达到高潮。结尾二句，却又笔头一转，轻轻远拓开去。“狂吟老监”指贺知章，他曾任秘书监，又自号“四明狂客”。词人要召唤他一起来赋诗消忧，表面意思是自我排遣，好像离主题远了一点，其实正表明忧愁郁结，难以消除，愁情反而更深了。“共赋消忧”与上阕结尾处的“一片清愁”相应，都有“意在言外”的韵致，使沉痛之情在含茹吞咽之中又转深了一层。

时值隆冬，天色阴沉，沙寒草衰，雪意未销，这是用环境气氛的凄清来烘托他悲凉的心境。鉴曲秀美，兰亭风流，然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兰亭集序》），这是借古今的更替寓兴衰存亡的慨叹。岁华已晚，飘零念远，透露出流亡者孤寂无依的身世之感；而深山幽景更添词人无穷的愁思。词的上阕无一字涉及国土沦亡，但萧敝的冬景无处不渗透遗民的哀痛。下阕改用直抒胸臆的手法。“回首”三句，似欲打开感情的闸门一任奔泻，以倾吐心头郁积的哀伤，然而，至“还似王粲登楼”句一顿，至“好江山、何事此时游”又一顿，这样一顿再顿，使奔泻的感情转为沉痛的反思，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吞吐咽噎，回环往复，构成了此词情思哀婉和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正是如此。草窗词素以意象缜密著称。综观全词，写景空远，抒情婉曲，结构细密，引事用典十分贴切，充分体现出作者深厚的词学功底和创作才力。所以这首词一直被推为《草窗词》的压卷之作。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篇五**

纳兰性德〔清代〕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这愁绪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滴落在空空台阶上的细雨终于止住，夜晚如此清冷，正是适宜葬花的天气。你离我而去已整整三年，纵然是一场大梦，也早就应该醒来了。你一定是觉得人间没有趣味吧，不如泥土深处的黄泉，虽冷冷清清，但它能埋葬所有的愁怨。你倒是去了那清净之地，而我们生生世世不离不弃的约定，就这样被你抛弃。如果可以寄书信到黄泉该多好，好让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怎样，是谁在身旁照顾你。夜深了，我仍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不忍再弹奏那哀怨凄婉的琴弦。让我们来生再结为知己吧，就怕真的有来生，我们两个仍然无法长相厮守。而今，我的泪水已经流尽，纸钱烧成灰，飘忽不定。

金缕曲：词牌名。又名《贺新郎》《乳燕飞》，亦作曲牌名。一百十六字，前后片各六仄韵。葬花天气：指春末落花时节，大致是农历五月，这里既表时令，又暗喻妻子之亡如花之凋谢。夜台：指坟墓。钗钿约：钗钿即“金钗”、“钿合”，女子饰物。暗指爱人间的盟誓。重泉：即“黄泉”、“九泉”，指生死两隔。双鱼：书信，典出古乐府。湘弦：即湘灵鼓瑟之弦。传说舜之妃子溺湘水而亡，后为水神，古代诗词中常用琴瑟代指夫妻，这里指纳兰不忍再弹奏那哀怨凄婉的琴弦，否则会勾起悼亡的哀思。

《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平十兰性德悼亡词中的代表作。其悼亡词有四十首之多，皆血泪交溢，语痴入骨。此词尤称绝唱。词从空阶滴雨，仲夏葬花写来，引起伤春之感和悼亡之思；又此夜台幽远，音讯不通，此至来生难期，感情层层递进，最后万念俱灰。此生已矣，来世为期？全词虚实空间，实景与虚拟，所见与所思，糅合为一，历历往事与冥冥玄想密合无间。十兰词“哀感顽艳”、“令人不能卒读”，于此可见一斑。

词起得突兀：“此恨何时已？”此乃化用李之仪《卜算子》词“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成句，劈头一个反问，道出词人心中对卢氏之死深切绵长、无穷无尽的哀思。作者既恨新婚三年竟成永诀，欢乐不终而哀思无限；又恨人天悬隔，空见无由，值此亡妇忌日，这种愁恨更有增无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句，更渲染出悼亡的环境氛围。“滴空阶”二句，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阕词意，温词曰：“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能清晰听到夜雨停歇之后，残雨滴空阶之声的人，一定有着郁闷难排的心事，温飞卿平为离情所苦，十兰容若则为丧妻之痛，死别之伤痛自然远过于生离，故其凄苦更甚。卢氏死于农历五月三十日，此时已平夏天，争奇斗艳的百花已大都凋谢，故称“葬花天气”。此处有两措辞当注意：其一明属夏夜，却称“寒更”，此非自然天气所致，乃寂寞凄凉之心境感受使然；其二平词人不谓“落花”，而称“葬花”，“葬”与“落”平仄空同自非韵律所限。人死方谓“葬”，用“葬”字则更切合卢氏之死，如春花一样美艳的娇妻，却如落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如今之“葬花天气”，妻死整整三年，仿佛大梦一场，但果真平梦也早该醒了。“不谓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二句承上句来，人间无味，倒不如一抔黄土，与人世隔开，虽觉冷清，却能将愁埋葬。夜台，即墓穴。埋愁地，亦指墓地。卢氏葬于玉河皂荚屯祖茔。“钗钿约，竟抛弃”二句，再从自身痛苦生发，谓你因觉人间无味而撒手归去，却不顾我俩当年白头到老的誓言，竟使我一人痛苦地生活在人间。古时夫妇常此钗钿作为定情之物，表示对爱情的忠诚。钗为古代妇女的首饰之一，乃双股笄，钿，即金花，为珠宝镶嵌的首饰，亦由两片合成。上片写词人对亡妇的深切怀念。

下片开头，词人期望能了解卢氏亡故此后的情况。这当然平此人死后精神不死，还有一个幽冥的阴间世界为前提的。此亦时代局限使然，也未尝不平词人的精诚所至，自然无可厚非。“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空依？”“重泉”，即黄泉，九泉，俗称阴间。双鱼，指书信。古乐府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诗，后世故此双鲤鱼指书信。倘能与九泉之下的亡妻通信，一定得问问她，这几年生活平苦平乐，他和谁人伴。此乃由生前之恩爱联想所谓。词人在另两首题为《沁园春》的悼亡词中也说：“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处，同倚斜阳。”又曰：“最忆空看，娇讹道字，手剪银灯自泼茶。”由生前恩爱，而关心爱人死后的生活，钟爱之情，可谓深入骨髓。词人终夜辗转反侧，难此成眠。欲此重理湘琴消遣，又不忍听这琴声，因为这平亡妻的遗物，睹物思人，只会起到“举杯消愁”“抽刀断水”的作用，而于事无补。湘弦，原指湘妃之琴。顾贞观有和性德《采桑子》云：“分明抹丽开时候，琴静东厢，……孤负新凉，淡月疏棂梦一场。”由此可此看出卢氏在日，夫妇常在东厢理琴。理琴，即弹琴。捎信既难达，弹琴又不忍，词人只好盼望来生仍能与她结为知己。据叶舒崇所撰卢氏墓志，性德于其妻死后，“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多。”词人不仅把卢氏当作亲人，也当成挚友，在封建婚姻制度下，这平极难得的。词人欲“结个他生知己”的愿望，仍怕不能实现：“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词人甚至担心两人依旧薄命，来生的夫妻仍不能长久。缘悭，指缘份少；剩月零风，好景不长之意。读词至此，不能不使人潸然泪下。新婚三年，便生死睽隔，已足此使人痛断肝肠，而期望来生也不可得，这个现实不平太残酷了吗？在封建制度下，婚姻不此爱情为基础，故很少美满的，难得一两对恩爱夫妻，也往往被天灾人祸所拆散。许多痴情男女，只得此死殉情，此期能鬼魂空依。词人期望来生再结知己，已平进了一步。但又自知无望，故结尾“清泪尽，纸灰起”二句，格外凄绝。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篇六**

原文：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

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

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

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译文

黄鹤楼上远望中原，荒草烟波的地方，有着许多的城池。遥想当年，城中花团锦簇遮住了视线，柳树成荫掩护着城墙，楼阁都是雕龙砌凤。万岁山前、蓬壶殿里尽是一派宫女成群、歌舞升平的热闹景象。如今，胡虏铁骑却践踏包围着京师郊外，尘沙弥漫，战势凶险。

士兵在哪里？他们血染沙场，鲜血滋润了兵刃。百姓在哪里？他们在战乱中丧生，尸首填满了溪谷。悲叹大好河山一如往昔，但千家万户流离失所，田园荒芜。自己何时才能请缨杀敌，率领精锐部队出兵北伐，挥鞭渡过长江，扫清横行“郊畿”的胡虏，收复中原。然后归来，重游黄鹤楼，以续今日登临之兴。

注释

黄鹤楼：旧址在黄鹤山（武昌之西）西北的黄鹤矶上。

万岁山：即万岁山艮岳，宋徽宗政和年间所造，消耗了大量民力民财。

蓬壶殿：疑即北宋故宫内的蓬莱殿。这四句形容北宋汴京宫室壮丽，富庶繁华。

铁骑：指金国军队。郊畿：指汴京所在处的千里地面。

风尘：指战乱。风尘恶，是说敌人占领中原，战乱频仍，形势十分险恶。

膏：滋润，这里做被动词。

锋：兵器的尖端。

锷：剑刃。

沟壑：溪谷。

缨：绳子。请缨，请求杀敌立功的机会。

河洛：黄河、洛水交汇的洛阳地区。这里泛指中原。

汉阳：今湖北武汉市（在武昌西北）。

赏析：

这首词创作时代较《满江红·怒发冲冠》略早，写于南宋绍兴四年作者出兵收复襄阳六州驻节鄂州（今湖北武昌）时。

绍兴三年十月，金朝傀儡刘豫军队攻占南宋的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府和信阳军，切断了南宋朝廷通向川陕的交通要道，也直接威胁到朝廷对湖南、湖北的统治安全。岳飞接连上书奏请收复襄阳六州。次年五月朝廷正式任命岳飞兼黄、复二州、汉阳军（湖北汉阳）、德安府（湖北安陆）制置使，统军出征。由于军纪严明、士气高昂，部署运筹得当，岳家军在三个月内，迅速收复了襄、邓六州，有力地保卫了长江中游的安全，打开了川陕与朝廷交通道路。正在这大好时机，朝廷却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的名义要求岳飞收复六州，然后班师回朝。于是岳飞只得率部回到鄂州。岳飞凭借襄邓大捷以仅三十二岁年龄被封为侯（武昌郡开国侯），但他并非功名利禄之徒，他念念不忘的是北伐大业。因此他仍不断上奏，要求选派精兵直捣中原，收复失地，以免坐失良机。在鄂州，岳飞到黄鹤楼登高，北望中原，写下了这样一首抒情感怀词。

这首词采用散文化写法，可分四段，层次分明。

从篇首到“蓬壶殿里笙歌作”为第一段。写在黄鹤楼之上遥望北方失地，引起对故国往昔“繁华”的回忆。“想当年”三字点目。“花遮柳护”四句极其简练地道出北宋汴京宫苑之风月繁荣。万岁山亦名艮岳。据《宋史·地理志·京城》记载，徽宗政和七年始筑，积土造成假山，假山周围十余里，堂馆池亭极多，建制精致巧妙（蓬壶是其中一堂名），四方奇花珍竹异石，悉聚于此，专供皇室游玩。“珠翠绕”、“笙歌作”，极力写作了歌舞升平的.壮观景象。

第二段由“到而今”三字起笔（回应“想当年”），直到下片“千村寥落”句止。写北方遍布铁蹄的占领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惨痛情景。与上段歌舞升平的景象强烈对比。“铁蹄满郊畿，风尘恶”二句，花柳楼阁、珠歌翠舞一扫而空，惊心动魄。过片处是两组自成问答的短句：“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战士浴血奋战，却伤于锋刃，百姓饥寒交迫，无辜被戮，却死无葬身之地。作者恨不得立即统兵北上解民于水火之中。“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这远非“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新亭悲泣，而言下正有王导“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之猛志。所接二句直写作者心中宿愿——领军率队，直渡黄河，肃清金人，复我河山。这两句引用《汉书》终军请缨典故，浑成无迹。“何日”云云，正见出一种急切的心情。

最后三句，作者乐观地想象胜利后的欢乐。眼前他虽然登黄鹤楼，作“汉阳游”，但心情是无法宁静的。或许他会暗诵“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名篇而无限感慨。不过，待到得胜归来，“再续汉阳游”时，一切都会改变，那种快乐，唯恐只有骑鹤的神仙才可体会呢！词的末句“骑黄鹤”三字兼顾现实，深扣题面。

在南北宋之交，词起了一次风格化的变化，明快豪放取代了婉约深曲，这种艺术上的转变根源却在于内容，在于爱国主义成为词的时代性主题。当时写作豪放词的作家，多是爱国人士，包括若干抗金将领，其中也有岳飞，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的。这首《满江红》即由文法入词，从“想当年”、“到而今”、“何日”说到“待归来”，以时间为序，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语言简练明快，已具豪放词的特点。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篇七**

原文：

活水亭观书有感二首・其二

[宋代]朱熹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赏析：

本诗借助形象喻理。它以泛舟为例，让读者去体会与学习有关的.道理。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其中的“蒙冲”也写作“艨艟”。因为“昨夜”下了大雨，“江边春水”，万溪千流，滚滚滔滔，汇入大江，所以本来搁浅的“蒙冲巨舰”，就如羽毛般那浮了起来。

首诗很可能是作者苦思某个问题，经过学习忽然有了心得后写下来的。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篇八**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已。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所写的一首悼亡词。该词上片叙天人永隔之恨，起笔直抒恩爱夫妻生离死别的无穷憾恨，虽然三年过去，沉重的哀思仍然缠扰词人，无法释怀。下片抒思念亡妻之情，设想九泉之下妻子会寄来书信，这样就能了解她死后的苦乐和相伴的魂灵。全词虚实结合，层层入深，凄惋缠绵，发自肺腑，不假雕饰。

这愁绪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滴落在空空台阶上的细雨终于止住，夜晚如此清冷，正是适宜葬花的天气。你离我而去已整整三年，纵然是一场大梦，也早就应该醒来了。你一定是觉得人间没有趣味吧，不如泥土深处的黄泉，虽冷冷清清，但它能埋葬所有的愁怨。你倒是去了那清净之地，而我们生生世世不离不弃的约定，就这样被你抛弃。

如果可以寄书信到黄泉该多好，好让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怎样，是谁在身旁照顾你。夜深了，我仍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不忍听他们的续弦之议。让我们来生再结为知己吧，就怕真的有来生，我们两个仍然无法长相厮守。而今，我的泪水已经流尽，纸钱烧成灰，飘忽不定。

金缕曲：词牌名。又名《贺新郎》《乳燕飞》，亦作曲牌名。一百十六字，前后片各六仄韵。

葬花天气：指春末落花时节，大致是农历五月，这里既表时令，又暗喻妻子之亡如花之凋谢。

夜台：指坟墓。

钗钿约：钗钿即“金钗”、“钿合”，女子饰物。暗指爱人间的盟誓。

重泉：即“黄泉”、“九泉”，指生死两隔。

双鱼：书信，典出古乐府。

湘弦：即湘灵鼓瑟之弦。传说舜之妃子溺湘水而亡，后为水神，古代诗词中常用琴瑟代指夫妻，这里指纳兰不忍再弹奏那哀怨凄婉的琴弦，否则会勾起悼亡的哀思。

创作背景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卢氏因难产不幸去世，这首词即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农历五月三十日，为卢氏亡故三周年之时。

文学赏析

词一开篇，作者就化用李之仪《卜算子》中“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的成句，看似突兀的一个反问句，却真实地道出纳兰对卢氏之死所表达出的哀伤痛悼之情，虽然卢氏已经去世三年，但是纳兰对她的思念却一直没有停止，他也曾想开始新的生活，却又始终放不下旧情，在亡妇忌日之时，他的这种郁结已久的矛盾心情终于得以释放，一个“恨”字，点明了全词的主旨。

接下来作者交代了时间、地点，“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卢氏的忌日是农历五月三十，此时正是绿叶茂盛、花渐凋谢的暮春季节，因此说是“葬花天气”。屋外雨声连连，而纳兰的心情则沉重凄清，所以他虽然身在春季，却感受此时已是“寒更”。

对于卢氏的离世，纳兰始终不能承认这个事实，因此他总希望这只是一个梦，等到梦醒之后，卢氏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但幻想终究是幻想，不会有梦一做就是三年。对于卢氏之死的原因，纳兰猜想是因为她“料也觉、人间无味”。因为坟墓虽然冷清孤寂，但是却能够把所有的愁苦都埋葬于地下。

上片结尾“钗钿约，竟抛弃”呼应开篇“此恨何时已”，似有怨恨之意，你和我本有钗钿之约，如今你却要违背誓言，让我独自一人痛苦地生活在人间。

全词到了下片，纳兰开始倾诉自己的别后生涯。“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纳兰在这里设想阴问如果能通书信，自己也就能够知道卢氏这些年来的苦乐哀思与准一起相伴度过。词从空阶滴雨，仲夏葬花写来，引起伤春之感和悼亡之思；又以夜台幽远，音讯不通，以至来生难期，感情层层递进，最后万念俱灰。此生已矣，来世为期。全词虚实相间，实景与虚拟，所见与所思，糅合为一，历历往事与冥冥玄想密合无间。纳兰词“哀感顽艳”、“令人不能卒读”，于此可见一斑。

从生前的恩爱，到关心亡妻死后的生活，甚至在其逝去后经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地思念她，可见纳兰对卢氏的爱已经深入骨髓。“湘弦”一词在这里明指纳兰害怕睹物思人，因此不忍再弹那哀怨凄婉的琴弦，也暗含了他不忍续弦再娶之意。

据记载，纳兰在卢氏死后，“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多”。由此可见，纳兰不但把卢氏当成了自己的贤内助，更是把她视为知己，这在封建社会中，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观念，因此在妻死不能复生、自己又不忍续弦的情况下，纳兰想要和卢氏“待结个、他生知己”，这虽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安慰。但是纳兰对此无比的执着，甚至还害怕他们两个人即使来生结缘。却也像今生这样命薄，美好的光景、美好的情缘不能长久。

在词的结尾，纳兰终于从内心世界回到现实，在那空阶之上，亲手点燃了祭奠亡妻的纸钱，并且自己心中所有的情感都化成一句话，“清泪尽，纸灰起”。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篇九**

[明代]陈子龙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

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洒胭脂雨。

美丽的春光映入眼帘，春日东风总是将繁花吹散。几重烟雨朦胧，只有这些娇弱的花朵难以庇护。梦里总是时不时浮现起旧时故国的道路。春天反复无常，在那杜鹃泣血的地方，分不清落花染红的是春雨还是眼泪。

此词原题为《点绛唇·春闺》，后代编者王昶等人为拔高陈子龙这首词的思想而作了修改。

王孙：对尊礼、思慕者的称唿，如淮南小山《招隐士》的“王孙游兮不归”。这里疑指鲁王、唐王。

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唿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篇十**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自从河南地区经历战乱，关内一带漕运受阻致使饥荒四起，我们兄弟也因此流离失散，各自在一处。因为看到月亮而有所感触，便随性写成诗一首来记录感想，寄给在浮梁的大哥、在於潜的七哥，在乌江的十五哥和在符离、下邽的弟弟妹妹们看。

家业在灾年中荡然一空，兄弟分散各自你西我东。

战乱过后田园荒芜寥落，骨肉逃散在异乡道路中。

吊影伤情好像离群孤雁，漂泊无踪如断根的秋蓬。

同看明月都该伤心落泪，一夜思乡心情五地相同。

河南：唐时河南道，辖今河南省大部和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部分地区。

关内：关内道，辖今陕西大部及甘肃、宁夏、内蒙的部分地区。

阻饥：遭受饥荒等困难。

浮梁大兄：白居易的长兄白幼文，贞元十四、五年（798—799年）间任饶州浮梁（今属江西景德镇）主簿。

於潜七兄：白居易叔父白季康的长子，时为於潜（今浙江临安县）县尉。

乌江十五兄：白居易的从兄白逸，时任乌江（今安徽和县）主簿。

符离：在今安徽宿县内。白居易的父亲在彭城（今江苏徐州）作官多年，就把家安置在符离。

下邽：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渭南县。白氏祖居曾在此。

时难年荒：指遭受战乱和灾荒。荒，一作“饥”。

世业：祖传的产业。唐代初年推行授田制度，所授之田分“口分田”和“世业田”，人死后，子孙可以继承“世业田”。

羁旅：漂泊流浪。

寥落：荒芜零落。

干戈：古代两种兵器，此代指战争。

吊影：一个人孤身独处，形影相伴，没有伴侣。

千里雁：比喻兄弟们相隔千里，皆如孤雁离群。

辞根：草木离开根部，比喻兄弟们各自背井离乡。

九秋蓬：深秋时节随风飘转的蓬草，古人用来比喻游子在异乡漂泊。九秋，秋天。

乡心：思亲恋乡之心。

五处：即诗题所言五处。

这是一首感情浓郁的抒情诗。全诗意在写经乱之后，怀念诸位兄弟姊妹。

此诗读来如听诗人倾诉自己身受的离乱之苦。在这战乱饥馑灾难深重的年代里，祖传的家业荡然一空，兄弟姊妹抛家失业，羁旅行役，天各一方。回首兵燹后的故乡田园，一片寥落凄清。破敝的园舍虽在，可是流离失散的同胞骨肉，却各自奔波在异乡的道路之中。诗的前两联就是从“时难年荒”这一时代的灾难起笔，以亲身经历概括出战乱频年、家园荒残、手足离散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苦难的现实生活。接着诗人再以“雁”、“蓬”作比：手足离散各在一方，犹如那分飞千里的孤雁，只能吊影自怜；辞别故乡流离四方，又多么像深秋中断根的蓬草，随着萧瑟的西风，飞空而去，飘转无定。“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两句，一向为人们所传诵。诗人不仅以千里孤雁、九秋断蓬作了形象贴切的比拟，而且以吊影分飞与辞根离散这样传神的描述，赋予它们孤苦凄惶的.情态，深刻揭示了饱经战乱的零落之苦。孤单的诗人凄惶中夜深难寐，举首遥望孤悬夜空的明月，情不自禁联想到飘散在各地的兄长弟妹们。他想：如果此时大家都在举目遥望这轮勾引无限乡思的明月，也会和自己一样潸潸泪垂吧！恐怕这一夜之中，流散五处深切思念家园的心，也都会是相同的。诗人在这里以绵邈真挚的诗思，构出一幅五地望月共生乡愁的图景，从而收结全诗，创造出浑朴真淳、引人共鸣的艺术境界。

全诗以白描的手法，采用平易的家常话语，抒写人们所共有而又不是人人俱能道出的真实情感。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的这首诗不用典故，不事藻绘，语言浅白平实而又意蕴精深，情韵动人，堪称“用常得奇”的佳作。

这首诗约作于公元799年秋至800年春之间。公元799年（贞元十五年）春唐朝廷分遣十六道兵马去攻打叛军，战事发生在河南境内。此即诗题所言“河南经乱”。值此人祸天灾纷至沓来之际诗人自不免忧国思亲，伤乱悲离。就在这一年秋天，白居易为宣州刺史所贡，第二年春天在长安考中进士，旋即东归省亲。这首诗大约就写于这一时期。

**观书有感原文及翻译其二篇十一**

《登鹳雀楼》是盛唐诗人王之涣的一首五言绝句，前两句写的是自然景色，但开笔就有缩万里于咫尺，使咫尺有万里之势;后两句写意，写的出人意料，把哲理与景物、情势溶化得天衣无缝，成为鹳雀楼上一首不朽的绝唱。全诗如下：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注释】

1.鹳雀楼：旧址在山西永济县，楼高三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传说常有鹳雀在此停留，故有此名。

2.白日：太阳。

3.依：依傍。

4.尽：消失。这句话是说太阳依傍山峦沉落。

5。欲：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愿望，但也有希望、想要的意思。

【译文】

夕阳依傍着西山慢慢地沉没，滔滔黄河朝着东海汹涌奔流。

若想把千里的风光景物看够，那就要登上更高的一层城楼。

【赏析一】

此诗虽然只有二十字，却以千均巨椽，绘下北国河山的磅礴气势和壮丽景象，令人襟怀豪放。诗人受大自然震撼的心灵，悟出的是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能够催人抛弃固步自封的浅见陋识，登高放眼，不断拓出愈益美好的崭新境界。清代诗评家也认为：“王诗短短二十字，前十字大意已尽，后十字有尺幅千里之势。”这首诗是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王之涣因这首五言绝句而名垂千古，鹳雀楼也因此诗而名扬中华。

此诗不仅刻画了祖国的壮丽山河，而且写出了登高远望的襟怀。向西远看，夕阳贴着高山落下，黄河滚滚流向大海。要想看到千里之远，就得再登上一层高楼。后二句揭示了“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这一生活哲理，成为不朽的名句。

诗人登上高高的鹳雀楼，眺望远远近近的山川景色。

扶栏西望。一轮白日正巾近山梁，徐徐下落，下落，终于隐身到西山背后去了;脚底下的黄河流水，波涛滚滚，哆嗦远去，远去，为投入大海的怀抱而奔腾不息。多么雄浑的景象，多么壮阔的大自然!

但是诗人知道，大自然实在太大，自己的眼界还很狭小，要想进一步地开阔视野，眺望那更远更壮观的世界，还需要登上更高的地点。而自己，就连这共有三层的鹳雀也还没登上最高层呢!

【赏析二】

这首诗写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的胸襟抱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其中，前两句写所见。“白日依山尽”写远景，写山，写的是登楼望见的景色，“黄河入海流”写近景，写水写得景象壮观，气势磅礴。这里，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收入短短十个字中;而后人在千载之下读到这十个字时，也如临其地，如见其景，感到胸襟为之一开。首句写遥望一轮落日向着楼前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这是天空景、远方景、西望景。

次句写目送流经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这是由地面望到天边，由近望到远，由西望到东。这两句诗合起来，就把上下、远近、东西的景物，全都容纳进诗笔之下，使画面显得特别宽广，特别辽远。就次句诗而言，诗人身在鹳雀楼上，不可能望见黄河入海，句中写的是诗人目送黄河远去天边而产生的意中景，是把当前景与意中景溶合为一的写法。这样写，更增加了画面的广度和深度。而称太阳为“白日”，这是写实的笔调。落日衔山，云遮雾障，那本已减弱的太阳的光辉，此时显得更加暗淡，所以诗人直接观察到“白日”的奇景。至于“黄河”。当然也是写实。它宛若一条金色的飘带，飞舞于层峦叠嶂之间。

诗人眼前所呈现的，是一幅溢光流彩、金碧交辉的壮丽图画。这幅图画还处于瞬息多变的动态之中。白日依山而尽，这仅仅是一个极短暂的过程;黄河向海而流，却是一种永恒的运动。如果说.这种景色很美，那么，它便是一种动态的美，充满了无限生机的活泼的美。这不是所谓“定格”，不是被珍藏的化石或标本。读者深深地为诗人的大手笔所折服。后两句写所想。“欲穷千里目”，写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还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更上一层楼”。“千里”“一层”，都是虚数，是诗人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欲穷”“更上”词语中包含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这两句诗，是千古传诵的名句，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与前两句诗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紧密;同时，在收尾处用一“楼”字，也起了点题作用，说明这是一首登楼诗。从这后半首诗，可推知前半首写的.可能是在第二层楼所见，而诗人还想进一步穷目力所及看尽远方景物，更登上了楼的顶层。诗句看来只是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这一登楼的过程，而含意深远，耐人探索。这里有诗人的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就全诗的写作特点而言，这首诗是日僧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所说的“景入理势”。有人说，诗忌说理。

这应当只是说，诗歌不要生硬地、枯燥地、抽象地说理，而不是在诗歌中不能揭示和宣扬哲理。象这首诗，把道理与景物、情事溶化得天衣无缝，使读者并不觉得它在说理，而理自在其中。这是根据诗歌特点、运用形象思维来显示生活哲理的典范。这首诗在写法上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首全篇用对仗的绝句。前两句“白日”和“黄河”两个名词相对，“白”与“黄”两个色彩相对，“依”与“入”两个动词相对。后两句也如此，构成了形式上的完美。

沈德在《唐诗别》中选录这首诗时曾指出：“四语皆对，读来不嫌其排，骨高故也。”绝句总共只有两联，而两联都用对仗，如果不是气势充沛，一意贯连，很容易雕琢呆板或支离破碎。这首诗，前一联用的是正名对，所谓“正正相对”，语句极为工整，又厚重有力，就更显示出所写景象的雄大;后一联用的是，虽然两句相对，但是没有对仗的痕迹。所以说诗人运用对仗的技巧也是十分成熟的。

本文档由028GTXX.CN范文网提供，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www.028gtxx.cn